

# 零下三十度

飛機開始下降，空中小姐不斷的報告：「當地的氣溫零下二十二度！零下二十二度！」不但用華語、英語，還用俄語報告。這裡靠近中俄邊界，就是歷代的罪犯被「充軍」或「發配邊疆效力」的地方。當年毛澤東把利用完了的紅衛兵，和意見太多的知識份子也都趕到這兒來，只是換了個好聽的名兒：「支援邊疆」。

從窗戶往外看，也沒甚麼了不起，不就是下雪了麼？我曾在美國的「東北」費城牧會十九年，哪一年不下幾場大雪？（漢朝的使節蘇武也曾在北海牧羊十九年）。剛下飛機，識途老馬都提著大包小包鑽進像貨櫃車的更衣室，出來的時候明顯胖了很多。一出機場大門我就全明白了。趕快鑽進計程車。台灣和美國的冷，只是外面的皮冷、肉冷，這兒卻是「寒風刺骨」，冷到骨頭裡。

時間寶貴，吃完晚飯連夜下鄉，因翌日要上課。當晚又下了一場雪，鄉下的氣溫立刻降到零下三十度。

## 冰天雪地，萬物蕭瑟

半夜因時差睡不著。窗外冷月映雪地，大地一片灰濛濛的寂靜。這孤零零的屯兒（村莊）四周都是蓋滿了雪的荒地，好遠好遠才有另一個屯子；沒有一點聲音，安靜得像個墳場。「北大荒」每年十一月就下雪，翌年四

月開春才解凍，一年有五個月是「冰天雪地」，一切室外的農活兒都停了，人人留在家裡——等待春天。這是培訓最好的時間。這裡的牆要一尺半厚才能抗寒防潮，農村能有一尺的牆就很不錯了，去年才刷的白粉怎麼有黑點？用手一摸全是潮濕長的霉。兩層的窗戶冬天用透明塑料布再封一層，每天早晨裡面還結一層「冰葉子」。門也是兩層，縱然是第二道門裡面的銅門把兒也會結一層白霜。一個冬天若燒煤取暖要四百人民幣，買不起就燒「包米桿兒」。但煙大不耐燒又髒，半夜得起來燒炕，燒得人人灰頭土臉。去澡堂子洗澡要花錢，多洗傷元氣，能省也就省了。秋天的大白菜和蘿蔔收成之後，每家醃一缸「東北酸菜」、一缸「韓國辣泡菜」（這兒有很多朝鮮族），就靠它吃一個冬天，很少有人去買菜。

為了準備這次培訓，先動員了十幾位姊妹蒸饅頭，蒸好的饅頭都塞進麵粉袋，紮上口兒往窗外一扔，就凍成石頭子兒，吃的時候一饅就行。弟兄們早早挖了個十二尺深的地窖儲存新鮮蔬菜，能一個冬天不壞。不過地窖下面陰森森的，有點像北京郊外的十三陵。天冷人容易餓，買了五十斤五花肉熬油，大家炒菜吃。他們在後院挖了個坑鋪上點雪，把切成一條一條的肉排上去，再厚厚蓋一層乾淨的雪，澆上兩盆冷水立刻凍成冰堆，不怕野狼偷。吃的時候用冰鑿子鑿個小洞，伸手進去掏。

蘇武



## 媽！我也想吃

黃昏的時候，廚房的香味兒把一個孩子給吸引來了，其實也沒甚麼山珍海味，就是一鍋很普通的酸菜土豆煮粉條，加了點兒肉片。「媽！我也想吃」。怎麼說都不走，他爸媽是傳道人，我給他舀了一大碗，多給點兒肉片。那傻小子可樂了，蹲在牆角三口兩口就吃完了，很有禮貌的給我一鞠躬：「謝謝牧師爺爺。」唉！真容易滿足，可憐的孩子…。

三十幾年前，我剛出來傳道，在一個人人都不願去的山地，日子過得很苦，那時兒子剛學吃飯，女兒還在吃奶。有一天家裡一個錢也沒了，兒子的肉鬆也正好吃完了，用剩下的一個蛋加點醬油炒得香香的餵他，兒子說甚麼也不吃，平常他是吃蛋的啣。那天，他從中午一直哭到晚上，妹妹看哥哥哭，她也跟著哭，師母也偷偷的哭了…。半夜，兒子又餓又累終於睡著了。我一個人在山村的小路上來來回回走到天明，與神理論：我…我…我……，你…你…你竟然丟下我不管。我不幹了！做甚麼也能養活我兒子…。第二天早晨收到一封信，改變了我的一生。信裡沒錢！好多年前去監獄佈道時認識一個殺人犯，通過通信帶領他信主。後來我們搬家，就失了聯繫。他信主後因表現良好，三年後提早釋放。出獄之後，他在各處教會找我：「謝謝你帶領我信耶穌，給了我一個新的生命。」這封信轉了三個人送到



我手裡。就在我決定不幹的第二天早晨，收到這封信，改變了我的一生。

一轉眼三十多年過去，我的兩個孩子都已長大成人，成家立業，也有了兩個孫女。神的恩典，從那天以後，他們不再缺肉吃，豐衣足食一無所缺。想不到在關外又遇到了一個想要吃肉的孩子，就像當年我的兒子一樣。東北本是重工業城，早年先被日本跟俄國洗劫一空，近年來又天災人禍不斷，那有精力搞建設。現在這裡的工廠設備落後沒競爭力，工人85%下崗（失業）。糧食年年跌，物價天天漲，稅三級跳。農人的日子也不好過。農村傳道人的日子也就更艱難了…。臨走留下一點錢，給每家的孩子過年，買點肉吃。

### 跟在奶奶後面的小尾巴

累了一整天，吃了晚飯，用熱水擦擦身子泡泡腳之後，當地的教會領袖跟我坐在炕上交通交通：「我奶奶十七歲嫁給我爺爺，帶著公公婆婆一起到關外去墾荒。爺爺是個老實人，會作一手好木匠，奮鬥十幾年掙下一份產業。有年冬天收了鄰居的豬到城裡去賣，想賺點錢過年，那知給人騙了，血本無歸。回來又急又氣，不久就生病死了。奶奶沒文化、又不識字，一家老少三代怎麼過？白天吃不下飯，晚上睡不著覺，就吸上了鴉片煙，全身瘦得只剩一張皮；沒幾年就把全部家產給吸光了，三次自殺都沒死成。這時有位山東來的老姊妹帶她去城裡教會信耶穌，頭一次的印象很不好，教會的執事吩咐

看堂的工友說：『注意看著那大煙鬼，別讓她死在咱們這兒。』若不是坐在前面擠不出來，早就回去了；她回家的路上忽然想起來，這多半天大煙癮怎麼沒犯？以後就天天去教會，有聚會、就聽道，沒聚會、就在椅子上睡覺，只要蹲在教會就不犯大煙癮。二十八天之後，禱告時被聖靈充滿，大聲高唱：『哈利路亞！讚美主！』回家以後，開始學認字，三年讀完全本聖經，開始傳福音，邀請吸鴉片的、無家可歸的、酒鬼、賭鬼，都請去教會聽道。後來因為教會不喜歡這些人，就改在自己家裡聚會。一開始就停不了，人越來越多，方圓幾百里都有人來信耶穌，我奶奶就理所當然的作了他們的牧人，一直到九十二歲被主接回家。我從小就安靜，每次奶奶講道都坐在旁邊兒聽。她出去傳道我也跟著，就像奶奶的一根小尾巴。文革的時候，她被嚴格監視不准外出；我那時還小沒人注意，就戴上紅衛兵的肩章，替奶奶到監裡送信傳話，堅固為主受苦的弟兄姊妹。我奶奶歸天以後這棒子交给了我父親；我父親歸天以後就交给了我。現在我身體不好也快五十了；教會發展的越來越多，一個人是接不下這棒子的，好在主已經預備了二十來位年輕的弟兄姊妹願意一生一世服事主。我們在百般艱難中租了一棟大院子把他們集合起來，花兩年的時間打好聖經基礎，也操練他們為主受苦的心志。老哥呀！你可得常來教教他們。**福音的棒子可不能斷送在咱們這一輩手上。**」□

（作者為退休牧師，常到大陸培訓。）